



付胡喜收管，下在地窖裡，到今不曾開包。又可惜我這舊表子、新美人，紅紅綠綠，足有金釵十二、粉黛兩行，俱不曾著落個人兒，如何就這等了賬？」

那毛橘塘遊街三日，建康南門外教場裡埋起樁柱來，如豎起一架天平相似。將毛橘塘剝得赤條條，一個滑車，扯在半空裡去，好像耍孩兒打鞦韆一般。韓都統坐了大轎，朱服冠帶，紮了大營，一隊隊馬步旗槍，擺出執事來，上了演武廳坐下，將壇上吹打三鑿，扯起帥字大旗來，放了三炮。那些旗牌各官參見已畢。教場裡人馬嚴肅，誰敢喧嘩。只見藍旗馬飛也似跑上將台來，報說：「叛將毛橘塘已懸上箭垛，稟老爺看箭。」說不多時，將台上發一面牌來：先是馬上將官各人比試，中三箭合式，多一箭者，賞銀牌一面。然後步下各哨官分班射箭，三箭合式，多一箭者，賞牛肉五斤、酒一瓶。大兵射完，方許閒人亂射。擂鼓已畢，只見將台上各官，盔甲鮮明，弓馬齊整，從台上扳鞍，一齊放下馬來。那教場裡看的人上千上萬，閃開三條箭路，俱躲在兩邊去了。這一班將官，俱是蟒袍銀甲、長弓短箭，十分輕快。真是：

馬如走電，箭似飛蝗。弓彎明月，滴溜溜射中心窩；羽滾流星，響咚咚貫穿腦額。分鬃箭、對燈箭，各分巧樣；抹鞦箭、回馬箭，爭顯奇能。當日官上加官，今日箭上加箭；當日色中選色，今日弓上加弓。蓬蓬亂插似狼牙，密密攢來如刺蝟。

一班馬上將軍射華，就是步兵分班較射。只聽鼓聲亂響，那箭都射滿了。上堂報了箭籌，一面支賞，才叫閒人亂射。你看這些百姓，也要用箭的，那得這些箭來，俱是磚頭石塊，往上如雨一般。那消半個時辰，把個毛橘塘放下來，已是當心有十數箭，射死已久。然後用刀割下首級，捧上將台驗了，封在首級桶盛了，發揚州府懸示。這才完了毛橘塘一場公案。詩曰：

貪暴驕淫事事奢，玉堂金谷鬥芳華。

乞兒冒領千金爵，牧子來登七寶車。

狗尾續貂呼作寶，羊頭貫槩賤如瓜。

早知鬼箭身為的，不及街頭賣藥家。

韓都統看著射死毛橘塘，放吧起營，自過鎮江把守去了。一面發兵安撫揚州，提取義士李安等，升為營將，隨營徵討，使他巡拿沿江奸細。

卻說一個小小的因果，完結淫報一案：當日沈子金因流落在表兄徐守備家裡，認做表弟，托他守家。這徐守備隨韓都統出江，與金人對敵，久不回家。沈子金久慣嫖風，終日夜在徐守備家串房入閣，把他大兒婦通姦已久。趁著金兵在江北，遂拐帶婦人過江，又和騙銀瓶一樣。那知天理循環。連夜賃一漁船，渡到江口，被李安隊裡哨船拿住。見有男婦過江，話說是東京語音，報了大營裡來。問婦人口詞，卻是一口鎮江的話，言語不對。把婦人一拶，即時招出，係水營徐守備家兒婦。即提徐守備面審，才知是他表弟拐了表姪婦逃走。大營裡發與李安，即時打了一百大棍，立斃杖下。把婦人交與徐守備，休回母家，羞愧縊死。這是小人淫惡，了此一案。

不知善報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隔簾花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